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七

續金華叢書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銘

醫銘

立志必仁察脈必明見證毋忽用藥毋輕惟仁則明惟審則精全
此四德尤難其人其庶幾乎拙窟王君有真實見無苟利心我作
是語匪誇爾能守之勿倦毋愧斯銘

日新齋銘

上帝降衷無有不仁剛柔雜揉智愚是分惟欲易汙惟已難克改
過遷善惟學之力疏掄燥雪如垢消亡存養省察無時敢忘與日
俱新與天不息月異歲殊昭然明德

夜存齋銘

性無不善同此良心苟得其養氣定神清持守一懈倏焉放失休息之餘求則復得物欲逐逐旦晝遑遑有濁斯寐無補枯亡學苟日新存不待夜一言蔽之謹厥操舍

求志銘

志學志道聞諸聖人尚志持志鄒孟亦云心之所之求然後得必有事焉講之貴力同曰此志有淺有深亦有不遂非氣不任立以求先志至氣次至與不至爾敬爾肆隱居行義達其所求二者能兼伊呂之儔若吾夫子猶曰未見乃扁夫豈自僭斷章取義敢求兩全我心有感託字而傳在昔大父卬角賦竹頭保歲寒默成矚目求我先志幾五十年夙夜凜凜恐或顛連左詩右書相我陋巷有闕斯室神融境暢卓爾前後竹柏蕭森仰止精畫有赫其臨默成之書大父之操小子識之胡不慥慥大父之操默成之書宜爾子孫永表吾廬

拱辰爵銘

屹屹蔡公手授茲爵曰的其傳惟劉寶學乃俾爾侷以祈康勺執
虛如盈爾念爾慤乃承乃盤乃銘乃斲允契厥初惟德其託

善則堂銘

爲黃岩揚幼學作

民有物則懿德是彝私欲一蔽萬善斯虧猗歟周子有精其思著
書覺後百師之師謂本必端謂則必善親疏難易言簡而辨維揚
行父揭爲堂扁涵泳四卦其則不遠我觀其要心存乎誠朋友責
善無怠斯銘

文定公家藏淳化帖銘

於皇太宗偃武修文游心翰墨古蹟効珍入神入發妙潛振埋邃
閣翼翼墨板鱗鱗氣完體裕波點妍精引卷周覽人物彬彬攷事
鑑書如影隨形正邪忠佞實根厥心心正筆正千古良箴自時厥
後翻勒紛紛神昏體瘠浸失本真搶攘南渡故物罕聞博古君子

撫几馳神維我文定澹然無營有寶斯帖有暉于籀紫宸仗退靈
府淵澄槐庭景轉寓目典刑題識雅密印款鮮榮肅拜敢玩手澤
炳明所寶非帖清風是承詔爾後裔聿彰厥聲

默成賜硯銘

維皇大父幼師默成授此玉質曰端之珍相彼兩翁對于黃庭玄
雲膚寸澤潤斯民清風寂寞異于支孫于以寶之究此令名

新聘端石銘

育紫而腴有潤而密就礪砥之新功啟山川之老色中星炯然聿
彰爾質發揮聖言神明厥德

淳祐歛石銘

有穀其理有規其形聘歛江之舊德締魯齋之新盟吟風弄月露
湛雲蒸母涸母泐母替斯銘

瀘石銘

闇而彰縝而密有砥其平表裏如一直內方外君子之德殆若忘
年之友朝夕相親于几席

清端石銘

不瑕于飭有質粹如含章于內以時發舒不必鮮仁之語不濡于
祿之書相在爾室汝爲君子之儒

饋臺銘

禮饋膳肉有金有幣交際之恭君子所貴生鵝烝豚匪戒匪贖是
日貨取君子所病我非用禦享是多儀毋標使者審此令詞

愛日銘

天地之化一息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強不息審
已乾乾夕焉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罔敢或倦出作
入息眾人蚩蚩自暴自棄老人傷悲我年嘗少我學不力明德昧
昧噬臍無及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髫鬣幾何頎頎而巾爾寒襲裘

爾飢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窗牖明潔硯席是夷於焉不學鳥
獸須眉相期爾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我鑒不遠一善一惡夢覺
之關一喜一懼父母之年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
輟東方明矣圖書滿前視此名扁千程一鞭日云莫矣默計爾工
歌此銘詩冰炭爾衷

存齋銘

爲唐實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妙不測養
而勿害則靡有忒爲聖爲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疑冰
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驗厥操捨實未嘗妄欲知所
存先求其放膏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騫如是欲存可乎利欲鞶鞶
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存可乎肌膚弗會筋骸弗束言肆則誕行
熾則踣自旦及晝梏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
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

機賓主有辨表表王立貞元所鍾邁邁時運凜然高風月落霜飛
冰凝雪霽一點清芬足酬天地心事誰知圖不盡意

充實齋銘

爲劉叔崇作

惟人之性原於一善欲動情勝惡然後見人之好之我所固有若
存若亡好未必久利害可移外物可改昔也所好今也何在君子
惟學必有諸已其所謂信實而已矣彼樂正子以好善稱從游子
敖有不足論二中四下毫釐不差其或未實充無以加既實而充
於斯爲美雖至聖人上下一理孟子之言具有等級充實一關最
當用力萬善必備缺一不可過此以往幾非在我惟叔崇父有揭
斯扁詔我銘之愧此蕪淺

遺書銘

石筍文獻歲月浸荒爰輯墜簡於焉永藏有擘其光乾道奎畫有
味其言名賢遺帖翼翼卷帙典則尙存願言寶之百世其承

懷古厨銘

好古博雅學在其中玩物喪志式病于躬是碑是碣篆籀款識爾圖是書典刑思致我懷古人世遠言堙如或見之實慰我心

四友厨銘

端歛之珍雲煙郁郁爾毛如錐爾楮如玉天相四友得與斯文曰聖曰賢有翼其臨捨之則藏用斯不忒一與心會神明厥德

界則銘

縱橫妙用三百六十如碁之方無閏是積一紙一年百千萬億是日絜矩永爲書式

手板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在輿倚衡聖人有言

頌

陳奧頌 爲天台施處士作

人之一心滿腔曰仁義禮智信雖各有名總而專之以生道存推
所由生造化之根心之不仁病於私欲孳孳爲利惟日不足天倫
斲喪大本殘軀民之顛連曾何能淑有偉處士此仁不虧非資于
學不失秉彝逆天理事揮而去之推此一念俯業于醫五十餘年
躬脩炮炙劬劬濟世不爲利屈有感其誠或報之德急義好施隨
入隨出不問親疎視吾有無匪恩之市匪名之沽有惻其隱弗退
弗渝何待觀過始曰仁乎維天降祥有鍾于善子孫衆多厥鑒不
遠咨爾子孫循循勉勉名世者出必大且顯

橘榮頌

羗爾錫貢姒之服兮頌爾素榮鬻熊之國兮與春無競嘉爾之志
兮表裏純白抑予之所嘉兮各一太極顆顆圓兮陰合陽開五行
爛兮玉質金相方有道兮寂寂紅紫自知其醜兮銅彝涵泳色香
異兮國風不采非世人喜兮皜皜獨立夫何求兮德聲而且實候

梅之流兮觀爾儀刑毋自失兮培之濯之數弓之地兮率性不變
真畏友兮踰則爲枳秉天之理兮願我德業與爾俱長兮柯葉茂
茂無彫零之像兮

知樂仁壽二頌

人心本虛靈纔昏便失脚一理苟昭融羣疑自揮卻物物有精義
事事有歸著一智了萬變勗哉有餘樂
眾星環北辰微月墮西岫夜氣澄中襟皓亡保且晝存存淨人欲
生生體天授一仁無間少勗哉有餘壽

書

上王右司書

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瞻拜于秋闈徹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
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顧銜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
載矣藐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

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傳執事亦時有齒及某兄弟之意爰知孤
露之蹤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隄上宰
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贊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
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
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
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
冊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入十已千之功以至於必
明必剛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
將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
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
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斲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
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
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

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之書雖非有求而來然亦有爲而發痛念先君仕塗坎壈百未一伸尙有蚤識英器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鷗鷺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之得人幸先君知人之効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闕之久五百里水陸之遙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盛德非所以答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氏之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爲宰

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塗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頽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袞袞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俟之曰必橫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大勢必以爲世道尙可扶持化原尙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脈日微如之

何其可爲也天下所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曰強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師闔者將校之綱朝廷者又豈非帥闔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都司其任豈不爲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略可見雖都司潛毗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爲當此時此政爲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埴之久敷歷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

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它司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蘖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爲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爲僭于湖張公文章風采爲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爲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它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卽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